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684

主編
虞和平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經濟·綜合

國際經濟戰爭與中國（下）

經濟救國

評廿六年度國家總概算

上海特別市公用局三十一年業務報告



人民教育出版社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684

經濟
綜合



大象出版社

虞和平 主編

國際經濟戰爭與中國（下）

經濟救國

評廿六年度國家總概算

上海特別市公用局三十一年業務報告

第七章 走私問題的進解與解決辦法

第一節 走私之起源及其猖獗之原因

走私之起源，在次殖民地的中國，若要追溯遠因，那就有很悠久之歷史，可以說在與外洋通商以來就有的。這就是次殖民地的國家本質。不過當時情勢和緩，數量不大，未若今日能引起一般人之注意耳。

迨自孫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革命，建設三民主義的國家以後，不僅民族主義行將完成使命，而民生主義亦在積極進行中；尤其是近幾年來中國經濟建設突飛猛進，使有亡我之野心的鄰國，深爲注意。以爲殺人莫如先下手，非先亡中華民族，不足以稱霸東亞。其手段不外政治和經濟雙管齊下，「走私運動」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有計劃的亡我的經濟手段中一種新方式。而且這種方式，隨我國經濟建設程度爲正比。那就是說我國經濟建設成效愈大，日本所御用的新方式

——「走私運動」也就來得愈猛。以下檢舉事實以證明之。

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以後，中國就宣布關稅自主，實行增收二五附稅與百分之五的奢侈稅。美國首於同年七月廿五日與我國簽訂宋子文麥馬萊關稅協約，隨後荷蘭瑞典英法諸國亦相繼與中國簽訂協約。惟日本一國，始而多方留難，繼而設法破壞，終以理窮，延至十九年五月六日始行簽約。

自此次海關協定簽訂以後，中國財政收入較前有起色，而於保護國內產業，亦不無小補。可是日本對此甚為注意，常假日本對華貿易有特殊出口關係為口實，壓迫中國減低日貨入口稅，此舉已大獲勝利。惟日本仍以爲未足，故繼以走私手段破壞之。試觀日人之言論——「中國關稅過高，倘有私運情事發生，乃由自己造成，」就可知了。然此時只能偷偷摸摸的私運一點貨物來華，決不像今日若是之猖獗。

九一八事變，不僅中國財政上失去滿洲關稅鉅額的收入，且國土已失了東北半壁，並無國界，強隣利用此種環境，自由輸貨來華。迨與東北通物新協定成立後，貨物運華雖有所顧忌，然又

假塘沽協定爲口實，解除我武裝的緝私，並利用漢奸殷汝耕爲傀儡，組織冀東偽自治政府，爲走私的大本營，更以台灣爲南方走私的根據地，向華南沿岸各處輸入私貨。自此以後，走私一事，益有新奇的發展。這就是走私起源的概略。以下述走私猖獗的原因。

當我國新貨幣政策於民國廿四年十一月三日公布後，日本見我國貨幣不能加入日元集團，而與英鎊連繫，故冀東一帶私運之開端，係有大批日韓浪人作有計劃的非法私運銀元出口。這正如字林西報記者所云：『此事原爲關東軍之一種壓迫政策，用此擾亂中國之貨幣。』（註一）因這種私運銀元獲利很大，遂推想及於其他各種貨物偷運來華，一定可獲同樣之厚利。於是乃有大批白糖人造絲，一方由大連運至熱河，再裝載運貨汽車，由武裝之韓人保護，強迫駛入長城各口；一方由台灣運至閩粵各岸，亦有軍艦爲之掩護，再運銷西南各省。此走私猖獗原因之一。最近兩月來，走私範圍日見擴大，貨物種類加多，數量尤爲驚人，以致橫行無忌，猖獗非常的。就是日本因私運現銀出口，破壞我國幣制的毒計不得逞，又見我國幣制與美元連繫。如此，不僅我國幣制基礎日漸穩固，且增厚英美在我市場之勢力，使日本欲我加入其幣制集團，以便其實

易得以獨占我市場之迷夢，終無由完成。加之日本金融力量，尙不逮英美遠甚，若以金融的手腕奪我於英美懷抱之中，自屬不易，唯有加緊破壞而走私運動，尙不失爲無辦法之一法。此走私猖獗原因之二。

日本貨物在世界市場上與歐美各國競爭異常激烈，日本固以極廉價傾銷的鬥爭方法攻入歐美諸國固有的市場，而歐美諸國乃以不斷的提高關稅並限制輸入的鬥爭方法反攻，結果戰勝了日本，並阻止了日本勢力的襲擊，因此日本不得不轉移方向於其他的自由貿易的市場（註二）以期另闢一徑與歐美列強對抗，圖謀報復，而我國便做了牠們的角逐場所。此走私猖獗原因之三。

一九三六年一般預言家政治家和軍事家們，早已認爲是不祥之年，世界第二次大戰，就要爆發於今年。尤其是東非意阿之戰，遂引起了英意的對立；德國之進據萊茵河區域，加強了法德的不兩立；日本在東亞之獨霸，引起了英日與美日之矛盾強化，尤其是俄日的對峙，愈趨尖銳化。無論是從任何點或任何方面觀察，大戰的燎原之火，均有一觸即發之勢。在這種嚴重的局勢之

下，聰明的日人，要與俄戰，勢必先鞏固後方。要先鞏固後方，勢必先置中國於其肘腋之下，方能有効。完成這種任務，若用強大的軍事力量來壓迫中國，未始不可，不過恐因此引起了重大的反應，以致得不償失，這也是必須考慮的。所以伶俐的日人，還是採用殺人不流血的經濟侵略的新方式——走私運動，到是收效宏大，而自己毫無所損。試觀日本廣田首相聲稱『解決中日種種問題，決非完全軍事力量所能成功的。』這就是說以經濟侵略的新方式——走私運動為前鋒，軍事力量為後盾（近日日本加強駐華北軍事力量用意大概在此）之意。同時日本評論家也承認這一點，坦直聲言彼等之意見，『以為日軍事當局用此走私運動，迫令中政府承認各種未規定之條件，以鞏固中日兩國間之關係，實屬正常。』（註三）此走私猖獗原因之四。

日本以強者三分理的原由，解除了我海關武裝的緝私，海關人員只能以赤手空拳來執行緝私的職務，但是走私者反有赳赳的武夫為之保護。故對此殊乏抵抗之能力，走私者之胆量，益加放大，認為直接由大連經海道輸運比較更可獲利。自廿四年十月以來，即開始有各種船隻出現於榆關北戴河一帶之海岸，偶遇海關巡艦干涉，日本關東軍即提出抗議，謂係違反塘沽協定，

結果海關巡艦只得撤退。再如私運貨物上岸時，如有關員上前徵稅，往往遭遇韓人之痛毆。這種情事，屢見不鮮。

中國海關方面，對此雖屢提抗議，日人均置之不理。反之，有如韓人私販鴉片受微傷，日方立即要求巨款賠償，毫不讓步。海關於萬不得已之中，乃思得一策，遂於三月廿一日與北寧路局商洽，對於一切貨運，如無海關所給之運單，請勿予運輸。此舉雖非澈底肅清私運的辦法，但不能說全然無效。可惜不幸實行三日之後，鐵路當局即不堪日軍之壓迫，而將該約破壞，並竟拒絕海關在車站查驗貨物。所持理由，係以海關方面之設備完全，可容大量貨物，如發現私貨，即可沒收入庫云云。

海關所受最後重大的打擊，莫若冀東偽政府之自立稅關，對於私貨所徵之賦稅，僅及正當關稅四分之一，並聲明以後不得再行重徵，更不受中國政府稅吏之干涉。海關自與路局所訂協定破壞後，其最後陣線，又遭崩潰。此走私猖獗原因之五。

走私的起源既如彼，而走私猖獗的原因復如此。主持者用意險惡，予取予求，貪得無厭，受之

者謹慎禮讓，逆來順受，毫無抵抗。故情勢之惡化，私運之猖獗，乃勢所必至。

第二節 走私之地域貨物及其目的

走私的地域，以華北言，自蘆台至秦皇島一帶海岸，現已形成私梟聚集之區。陸路方面，由秦皇島經北甯路運至天津及內地各區者，與由津浦路南運之私貨，亦極形充斥。再由山東之煙台、威海衛、青島等沿海各口岸，亦為走私之要道。（註四）至於華中之上海、華南之廈門、福州、汕頭、潮州、廣州等口岸，亦成為日本之自由貿易的區域了。

私貨銷售地域，自平津由津浦平漢兩路南下，運銷華中各省。其次由平津轉冀南、魯西、陝甘、寧青新等西北各地。至於南方以台灣為走私的策源地，私運貨物至廈門、福州、汕頭等口岸，轉售於西南各省。總之走私的區域，凡能輸入貨物之口岸皆有，銷售私貨的地域，如洪水泛濫的已普遍全國。以中國偌大的市場，竟成為私貨市場，實開世界通商史上奇異的一頁了。

私貨的種類，最初係以人造絲、砂糖、棉布、捲烟紙等類為主，現在洋酒、海菜、醬油、罐頭、餅乾、汽

水、蘇打、煤油、洋燭、洋針、磁器、軟玻璃、謄寫鋼版、印刷材料、五金、橡皮、自行車、棉織毛織之成品、紙張、顏料、硫酸、油漆、嗎啡、海洛英、白丸、以及手槍等，均源源而來，就中仍以人造絲、白糖、捲烟紙、正頭貨等爲最盛。因爲中國沿海各口岸，已關爲日人之自由貿易區域，故凡物皆可經日鮮浪人之手，無論是真正日貨也好，意大利之人造絲也好，荷印砂糖也好，以及其他任何國之貨物也好，皆可假冒日貨之名，自由輸入我市場發售。（註五）這一點正如經營私運之俄人答字林西報記者之間所云：『並無限制，凡諸君所需要之貨物，皆可隨時運入，除非笨重如象者，始略有困難也。』同時字林西報記者申論曰：『冀東一帶，已造成一種全新的經濟局面，不久即將成爲自由貿易之區域，一切免稅之貨物，皆將開始侵入華北各地，唯一的限制，只爲運輸費用之多寡而已。』（註二）據上述的情勢看來，凡物皆可以假走私方法運華，那自然是我海關等於虛設，進口稅率亦同具文了。

上列各種貨物走私來華的數量，據海關可以計算的，自廿四年八月一日至廿五年四月廿五日，由冀東運赴天津的總數，人造絲四百餘萬公斤，白糖四千三百餘萬公斤，捲烟紙共壹百餘

萬公斤，正頭貨二萬餘包，雜貨一萬餘包。（註六）

迨至廿五年五月五日至十二日的一週間，走私越加厲害。由冀東私運至天津的貨物，計人造絲一千三百萬公斤，砂糖六百零三萬公斤，捲烟紙三萬公斤，棉布三千捆，雜貨八千包，煤油四千七百七十五箱，數目之巨，空前未有。（註七）這種情形，字林西報記者曾與新自北戴河返津之某商人談話之間，描寫透澈。某商人說：『余並未見有私運情事，所見者只有各式船隻三十八艘，停泊於北戴河海灣，用舢板多隻，卸運貨物至海濱起岸，其忙碌之情狀，正不減於貨運繁多時。』

（註一）

若就私貨價值言，廿四年一年中私運入口之貨物，已達二萬一千元，廿五年一二三月中私運入口更多，至少當在一萬萬元左右。故迄今私貨入口之總價值，已達三萬萬元以上，約占吾國對內總輸入總額百分之三十強，其數實足驚人。（註八）

上列各種數字，固足驚人，然僅限於可以計算之數，其餘無法調查計算之數，相信超越上數兩三倍，至少相等都說不定，這自然是予我國民經濟以致命傷的打擊喇！

走私的地域已遍全國，私貨種類是應有盡有，數量之巨，價值之多，就是正常的輸入也無與比倫。然則主持者之目的果何爲乎？想必爲一般讀者所樂聞的。

關於走私的目的，於本文第一節中已略論及，然以關係較爲重大，特再申論之。

據路透社記者特引用日本報章之言云：『苟南京政府減低關稅，則日本亦將盡力合作防止私運。』駐滬日本官憲亦曾非正式發表言論，謂『中國關稅過高，使私販在華南華北均有厚利可圖。當美洲禁止臘油入口時，私運之風極盛，故現刻中國私運蔓延，實爲中國所定高關稅率所致。』（註五）

日人這種走私的理由，只能說是強者對弱者的三分理。蓋歐美各國對於日貨，不是都採用不斷的提高關稅和限制輸入的辦法嗎？但未見日人以今日對我之走私的運動，向歐美諸國進攻，反而以弱者的中國市場爲其報復的角逐場，這正是所謂『有強權無公理』一個絕好的證明。可惜我國關稅率之低，世界各國無與比倫，日本這種狡辯，未免太無根據。在日人之意，或者認爲次殖民地的中國關稅率減低的程度等於零是可以的。不過醉翁之意不在酒，倘國人不察，果

迎合日人之意，減低關稅，恐怕更有殘酷的手段加諸我，至此又將何法以迎合之乎？

所以字林西報記者洞悉其奸，特下嚴厲之詞云：『日本容許其國民在友邦之領土上從事於私運事業，此種態度，在國際道德上實屬不合。吾人須知此種私運，乃日本軍事當局所欲利用之，以獲得某種政治上之目的，關稅之減低，當屬其次要者也。』

又云：『根據此種事實，吾人得謂日人現在華北不獨任意作一比較不宜而戰，更含威脅性質之事，且可謂日人有傾覆中國中任何政府與消滅外人在華商業之企圖。』(註五)

總之走私的目的，主持者用心良苦，奢望甚大，決不是單純的，乃多邊的，而為帝國主義者加緊經濟侵略弱小民族一種新方法。這就如吳小甫氏所云，『無疑的，這裏表示出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之嶄新的姿態與特殊的方途，這裏反映出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榨取已深刻到如何的程度，殘酷到如何的境地了！』(註九)

第三節 走私給予我國嚴重的打擊

走私之地域廣大，私貨種類繁多，數量驚人，以及走私目的之深刻，均如上述，所予我國嚴重之打擊，亦可想而知。茲為便於明瞭起見，特分數項說明如次：

(1) 財政上的打擊 這次走私問題發生所給予我國直接最重大之打擊的，莫如財政。據可以調查估計所得的，自廿四年八月一日至廿五年四月三十日九個月之內，因華北走私事件而致我海關稅收之損失為二五、五〇六、九四六元，本年四月份一個月，華北關稅之損失達八百萬元。依此推算，我國每年關稅因華北走私所致之損失，將達一萬萬元，幾等於全國關稅三分之一。並舉出秦皇島、天津及煙台三海關廿五年一月至三月稅收與去年同期比較表（註六）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減少百分率
天 津	一〇、六三〇、四九三	七、八二九、七八七	二六・三五
煙 台	一、三七〇、六三一	九四〇、八四八	三一・三七
秦 皇 島	四一九、五六五	三一〇、四七〇	二六

上列數字，華中、華南與無法調查統計之私貨在外，尤其是廿五年五月走私異常猖獗，所予

海關稅收鉅大損失之數亦在外。若併此兩者合而計之，恐怕損失之數要達全國稅收二分之一了！中國的財政赤字本來是一天擴大一天，新幣制雖然收相當彌補的功効，但終於不得不求助於十八萬萬的巨額公債。現關稅減收額將達全國稅收二分之一，不說日見有擴大的情勢，就以現今損失稅收額講，已經動搖了政府財政的基礎。走私所予我國財政上的打擊，是如何的重大啊！

(一) 工業上的打擊 走私所予我國幼稚工業最重大之打擊的，有人造絲業、糖業、紡織業、麵粉業等，茲分述如次：

人造絲業 據上海市人造絲同業公會報告上海人造絲正頭廠家，在廿四年有興昌鼎源等二十一家，織絲機數計達二萬部。自走私風潮發生後，相繼停閉，現僅六七家，機數減去三四千部，均在虧蝕之困難環境中掙扎。其故因私貨價格如第一等貨六橋牌，（二百磅計算）在大連價格為一百三十元，至天津一百八十元，到山東濟南二百十元。而在上海進口貨除本身絲價成本不計外，每二百磅須完納關稅一百廿四元一角海關金，（合國幣二百八十元）以走私人

造絲相比，祇就關稅一項四分之二及四分之二・五以上。在天津廠家織成之綿葛綾等運滬銷售，每疋十八碼，爲三元四角至四元，而上海廠家最低成本每疋約六元，故無法營業。而影響所及，直接間接失業工人，以人造絲正頭廠計算，將有四五萬人云。

糖業

華南華北走私中，首當其衝者厥爲糖業。滬市糖業市場幾將全部發生動搖。據糖業合組社薛梅亭君語記者，走私貨中棉糖，非均係日產。粗砂糖向香港荷蘭商處採辦運往大連後，再裝至冀東而輸入平津一帶，售價始初每包爲十九元，當時經販私糖之商號爲數不多，每次必賺。嗣後因私貨利益優渥，經售者如雨後春筍。私販們聞悉中央將予嚴厲處置，故人心惶恐，不敢多躉，相互競銷結果，每包僅售十四元，虧負甚鉅。但上海糖業市價每包粗砂棉糖等，總在二十一元五角至廿二元之間，每包相差達七八元。現私貨已由華北而逐漸擴展至沿長江一帶中心區域，糖商始受華北減稅影響，繼遭私糖傾銷，兼之目前糖銷淡月，市場將有根本搖動之憂。此就上海銷售市場而言，至以國糖產地廣東一省而論，粵糖向銷上海及長江各埠，其價值每担爲廿一元，今以私糖價值每担在十四元之下，而粵糖雖先後跌至十九元十七元，尚不及私糖之廉。因

是銷數大落，而已有二廠停業。倘長此下去，恐整個的國糖工廠將先後停閉了。

紡織業

紡織業方面，棉紗部份，與走私上尙無若何影響。惟棉布部份，據染織業領袖諸文倚語記者，棉布如印花及色布等進口關稅，值百抽卅，最初華北私貨，不過糖、人造絲爲最大宗，現棉布亦有運來，華北之棉布市場，已被傾銷，將有逐漸達到華中的趨勢。自上一月份起，滬貨轉出口者已見減少，故各廠正在設法減少工作，俾免出口積存，而牽涉金融上之攔淺也云云。

麵粉業

國產麵粉在華北碩果僅存之麵粉市場，自東北陷落後，已有日貨輸入，雖售價稍低，而其粉質不潔，故國粉在華北尙可佔一部份勢力。但自走私以來，前後五六個月中，國內粉廠，極度緊縮。私貨充斥，到處皆有，現各廠均在減車停工，以靜候中央主管機關對華北私貨之有效處置。如再延長時日，各廠勢必被迫停業。（註十）

（3）商業上的打擊

工業上所受私貨的打擊固大，然不及商業上所受的打擊之寬廣。商業無論通商口岸和內地，除經營私貨者外，無不受走私直接或間接之打擊。茲就其中受走私的打擊較爲顯著的，分述如次：